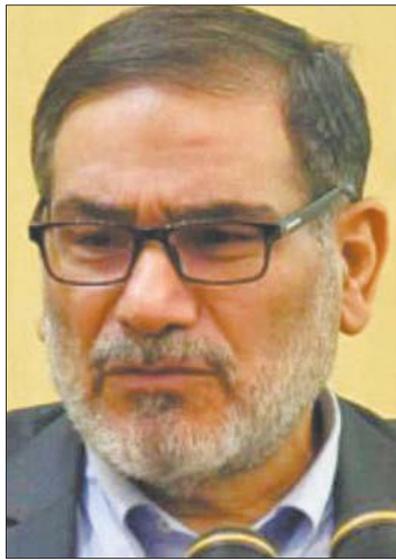




沙特情报机构主管哈立德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恩霆

日前,英国《金融时报》爆出猛料:沙特和伊朗这对中东冤家,竟然在第三国伊拉克秘密进行着直接接触,寻求缓和双边关系,甚至着眼于恢复外交关系。这则消息堪称中东地区的一颗“重磅炸弹”。

据报道,在伊拉克政府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高官4月9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首轮直接会谈,并且计划下周举行新一轮会谈。这则消息得到了伊拉克政府官员的证实,称最新动向有利于促成沙特和伊朗缓和紧张局势。

对于媒体爆料,沙特政府通过官方媒体予以否认,伊朗外交部也未予以证实。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表示,伊朗一直对与沙特对话持欢迎态度。

沙特和伊朗素来不睦,前者是中东逊尼派大国,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和战略支点,又有一众海湾兄弟国和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跟随;后者则是什叶派大国,麾下叙利以及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什叶派,在中东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影响力。

出于宗教派系矛盾和地区地缘政治博弈等原因,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至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沙特和伊朗关系紧张。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为了打压伊朗,防止其对外扩张,沙特选择支持伊拉克。1987年,超过400名朝觐人员在沙特麦加的一起冲突中丧生,其中包括275名伊朗人。此事导致伊朗民众冲击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火烧科威特驻伊朗大使馆,还有一名沙特外交官丧生。

1988年4月,沙特与伊朗断交。尽管三年后复交,但两国关系的实质没变。1997年5月,温和派的哈塔米当选伊朗总统,寻求改善同沙特的关系。一年后,时任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携带沙特国王法赫德的信件到访德黑兰。1999年,哈塔米访问利雅得,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首位访问沙特的伊朗总统。

短暂的缓和之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打破了中东地区力量平衡,教派冲突加剧,伊朗和沙特之间直接或间接通过代理人的间接争斗不断。伊朗的核计划和导弹研发让沙特寝食难安,解除制裁后伊朗释放石油产能,又会威胁沙特的市场份额,因而沙特对2015年达成伊核协议十分担忧。

2011年中东北非大动荡期间,占巴林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爆发示威,危及逊尼派的巴林王室,是沙特直接出兵才避免了巴林这个“小伙伴”倒向伊朗。也门政局剧变后,沙特又与被认为是伊朗代理人的也门胡塞武装爆发直接军事冲突。此外,海湾国家卡塔尔与伊朗走近后,也遭到沙特联合中东多国发起的封锁和断交危机。

2016年1月,沙特与伊朗再次断交,起因是沙特方面处决什叶派宗教人士尼姆尔,引发伊朗民众暴力冲击沙特驻德黑兰使馆和驻马什哈德领事馆。随后,巴林、苏丹等国跟进与伊朗断交,阿联酋则召回大使、降低与伊朗外交关系级别。

近年来,伊拉克曾公开表达愿意居中调停沙特与伊朗关系。但过去四年来,中东的大气候却是不断升级的对抗,美国特朗普政府以遏制伊朗为核心的中东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决定性作用。

基于此,沙特与伊朗的关系非但无法缓和,反而持续紧绷,美国搭台、沙特和以色列冲在前线,加之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一个反伊朗的“中东版小北约”呼之欲出。而且,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并追加对伊制裁,符合沙特的利益。

不过,拜登政府上台,令美国的中东政策再度面临大转弯,尤其是在对待伊朗和伊核协议的态度上——4月初的维也纳伊核问题会谈成果初显,各方均表示欢迎。这种局面是沙特不愿看到的,但也是其无法扭转的,正如当年眼睁睁看着伊核协议达成那样。

拜登政府中东政策调整的另一面,是重新校准与沙特和以色列这两大关键盟友的关系。对此,拜登的做法是先冷却降温,比如,就职近一个月才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与沙特国王萨勒曼而非王储穆罕默德通话,叫停对沙特军售计划、拿卡舒吉案敲打沙特等。

面对美国中东政策,尤其是对伊朗政策的摇摆,以色列的应对很激进,通过网络攻击伊朗核设施,袭击伊朗货轮等拱火行动,试图激化中东局势,干扰伊核问题会谈,给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制造麻烦。

相比之下,沙特更多时候只能被动适应美国政策的变化,当年沙特带头以断交危机教训与伊朗走近的卡塔尔,就是为了配合特朗普政府,但到头来又不得不主动与卡塔尔实现和解;拜登政府寻求缓和与伊朗关系之际,沙特再跟伊朗搞对抗显然不符合美国的中东政策目标,不得不利用伊拉克这个中间人与伊朗对话。

据称,4月9日的巴格达会谈中,沙特情报机构主管哈立德和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是双方代表团的团长,足见这次秘密接触的级别之高,显示出双方都很重视且寻求取得实质性成果。

至于双方都不予证实,也不难理解。两个尽人皆知的冤家如今要握手言和,不谈到十有八九是不会轻易官宣的,更何况当前伊核问题会谈尽管出现曙光,但最根本的美伊关系仍未质变。或许,美国正式重返伊核协议之际,就是沙特与伊朗确定新关系之时。

国际观察

透视东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世峰

日本首相菅义伟15日率团访美,在与随行日媒记者座谈时说,希望未来“跟拜登一起共事”,透露出寻求连任的意愿。菅义伟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到今年9月,而本届众议员任期将在10月21日届满,能否顺利连任党首,何时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都事关首相大位的得失。然而,近期再度反弹的新冠疫情,打了菅义伟一个措手不及。

谈到解散众议院的时机时,菅义伟一再强调,必须确实达成防疫目标。在目前疫情严峻的状况下,民怨沸腾,显然不是最好的时候。如果不出意外,7月下旬至9月初将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也不适合解散众议院。因此,最有可能的时间点就是残奥会结束后的9月。

倘若能控制住疫情,顺利举办奥运会,菅义伟政府就渡过了危机,显然有利于菅义伟连任自民党总裁以及自民党赢得众议院选举,接下来继续组阁就水到渠成了。然而,菅义伟能否成就这番“大业”,要看疫情给不给他这个机会。

上个月宣布解除紧急事态宣言的时候,人们就担心疫情宣言会卷土重来。事实证明,日本抗疫陷入了“实施紧急状态—疫情数据下降—解除紧急状态—疫情随即反弹”的怪圈。去年4月7日,7个都府县首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至5月25日全部解除,其间很多地方感染人数从每日数百例降到个位数,效果明显。但紧急事态宣言解除不到两个月,感染人数又不断创新高,进入第二波疫情。去年11月第三波疫情开始后,日本政府不得不在今年元旦过后再度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一直持续至今年3月21日才解除。

尽管近日实行了仅次于“紧急事态”的“重点防疫举措”,但大阪等多地疫情仍然吃紧,大阪府20日要求菅义伟政府对当地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共同社报道,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表示,对感染风险较高的餐饮店、电影院、商业街和主题公园等商业设施,“有必要要求其停业”。大阪市长松井一郎表示,如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市立小学、初中将改为线上授课。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京都府、兵库县21日召开对策会,决定提请菅义伟政府对当地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东京都政府也将提出类似的要求,并考虑将4月29日至5月9日的连休假期包含在内,其间要求餐饮店、百货公司以及东京迪士尼乐园等商业设施暂停营业。相比前两次要求餐饮业营业至晚8点和9点,这次拟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的限制措施更为严格。

菅义伟20日晚些时候回应说,将

全面评估形势,探讨对策,尽快决断。日本政府23日在听取传染病专家等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在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和兵库县实施紧急事态宣言,从4月25日开始持续到5月11日。这是去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日本政府第三次宣布紧急状态令。

这次疫情与之前的一个明显不同是,变异毒株成为主要感染源,且主要是此前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日本厚生劳动省日前通报,3月下旬违反防疫规定在居酒屋聚会的23名干部中已有12人确诊,并导致厚生劳动省内部27人感染。日本新冠疫情专家小组14日警告,随着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在多地蔓延,日本已经进入第四波疫情。

防疫怪圈成菅义伟连任的拦路虎

但菅义伟不认同这一判断,他14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说,现在宣布日本进入第四波疫情为时过早。菅义伟称,新一轮紧急状态不会影响东京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

然而,在距离奥运会开幕不到100天之际,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15日在TBS电视台录制节目时称,“如果很难举办的话,就必须取消。”这一表态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瞄准下届众议院选举的在野党纷纷质疑这话“有什么背景”。共同社报道,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安住淳称,“是时候谨慎评估是否举办奥运会了。”此外,还有东京奥组委的官员指出,“干事长(二阶俊博)的发言很有分量。”

共同社的最新民调显示,超七成民众希望东京奥运会再次延期或取消。日本厚生劳动省传染病对策小组成员、京都大学教授西浦博强调,出于防疫需要,奥运会应该再延期一年。美国《纽约时报》12日也预测,东京奥运会对日本与世界而言,可能变成“超级传播事件”。

菅义伟访美期间,专门与美国辉瑞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布拉通电话,寻求追加采购新冠疫苗,预计9月底前可拿到供国内所有接种对象使用的疫苗剂量。目前,日本刚开始为65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由于缺少医护人员导致推进速度迟缓。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全国完成第一针接种的人数仅占总人口的1%,而普通民众接种要等到9月。按照这个进度,要想在7月23日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完成预想的80%接种率,基本实现群体免疫,几乎不太可能了。

可以说,菅义伟争取连任首相的道路需要爬坡过坎儿,其中最大的“拦路虎”就是新冠疫情。疫情控制好了,经济方能恢复,奥运会方能顺利举办,否则只会陷入防疫怪圈。而且,留给菅义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位从基层奋斗上来的“平民首相”,会不会又是一位“短命首相”?



4月13日,人们佩戴口罩在日本大阪街头出行。 新华/美联